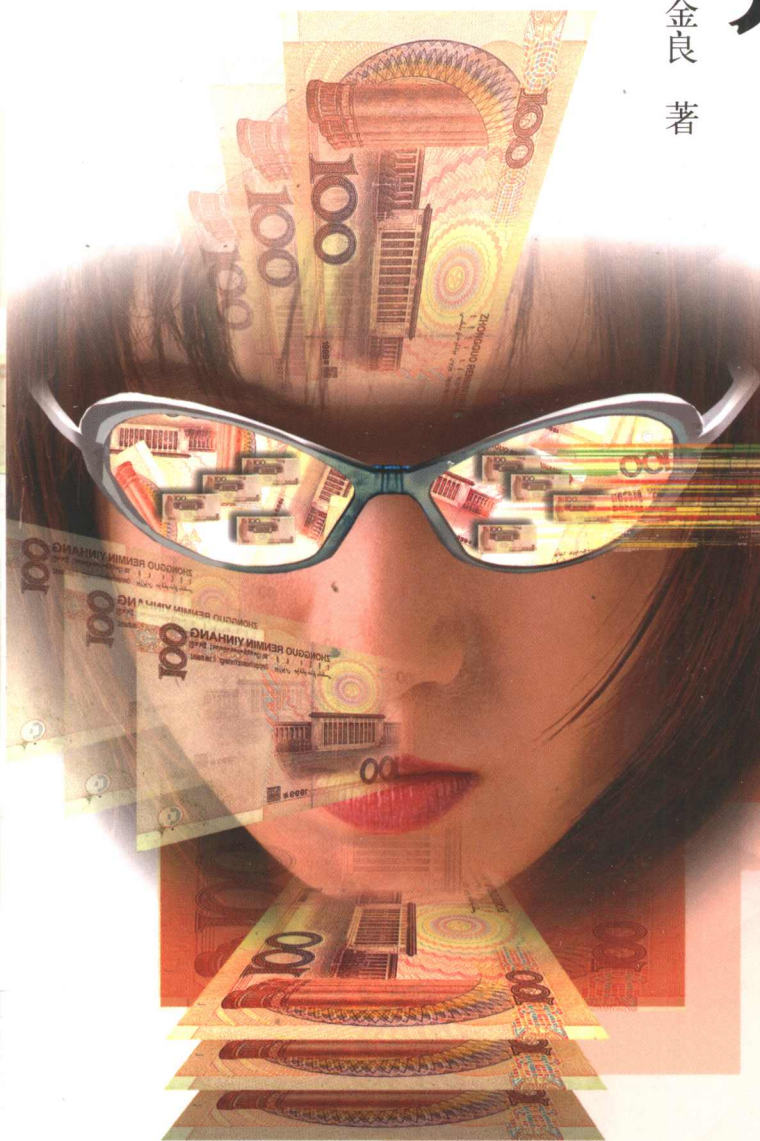


纪实文学

千万 别 把 钱 借 人

● 吴金良 著



作家出版社



纪实文学

225
used

千万别把钱借人

· 吴金良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千万别把钱借人/吴金良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2. 12

ISBN 7-5063-2542-X

I. 千… II. 吴…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102162 号

千万别把钱借人

作者: 吴金良

责任编辑: 唐杰秀

责任校对: 石 英

封面设计: 董学军

版式设计: 张建生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印刷: 北京印刷三厂

开本: 880×1230 1/32

字数: 240 千

印张: 10

插页: 2

印数: 001-15000

版次: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2542-X/I·2526

定价: 18.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自序

有些事情的发生很偶然。比如一个人来到世上，抑或一部书的出版，都有些这方面的因素，却往往起着很重要的作用。生活就是这样，我们就生活在无数的偶然当中。我常想，假如生活就像是火车时刻表一样严格准确地按照程序运行，那么生活也就变得乏味而毫无激情可言了。

大约是2001年8月吧，我参加一个小型聚会，见到《北京晚报》的魏铮先生。魏铮是老朋友了，负责《北京晚报》副刊的长篇连载。席间闲聊，他问我最近在写什么。我说没写什么，只是在虚掷光阴。因为知道他所负责的栏目，又不愿老朋友因为我的懒惰而失望，于是告诉他，有个题目，想写写民间借贷中的恩恩怨怨。并约略讲了一点情节、人物。魏铮很感兴趣，问我什么时候能写出来。我说年底吧，现在忙别的事情，怕一时安排不开。

当时大家在喝酒闲聊，这事情说过了，很快就被淹没在酬觥交错中。魏铮此后也没再催，他是个散淡的人，遇上我更散淡，好像就都把这事忘记了。

今年春末夏初，又是一次聚会，作家出版社的编辑唐杰秀问我手头有没有什么好的题目。我顺口就把答应魏铮的那个稿子说了出来。唐杰秀也是老朋友了，与魏铮的脾性相反，快人快语口没遮拦，她当即问我：什么时候可以交稿？我含糊其词语焉未详地漫应着，事后仍是没动笔，以为又可以像对付魏铮那样拖过

去。可是唐杰秀不是魏铮，她从此开始三天两头问我“进展如何”，还把魏铮和我找到一起，具体商议、策划此事。这就把我逼到不得不动笔的地步了。

这个题材，其实已经在我心里转了很长时间。民间借贷的故事、林林总总的人物，奔来涌去，可说是纠缠如厉鬼。但我始终拿不准的是，究竟该把它们写成小说还是其他什么体裁。魏、唐二人的介入，帮我拿定了主意，就写纪实吧。

中国的老百姓很本分，几千年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决定了多数人的思维方式：耻于告贷。赖账，可以说是这种思维方式的一种反激，也是深深植根于“耻于告贷”这样一种传统人文心理的。在这方面，我所闻所见颇多，感触也多。这是一种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反映的是人性的卑劣抑或高尚、诚实抑或奸诈。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大约在社会的法律没有问世之前，这种“道理”就已经作为自然法而被人们广泛接受、认同了。可是，就目前情形而论，杀人者固然逃不脱偿命的下场，而欠债的，却每每因为公民对借贷行为的畸形理解和现行法律法规的不健全而令人无可奈何。窃以为，这种法律之剑尚无法触及的角落，正猬集着人性中最龌龊最阴暗的东西。期待并呼唤法律和理性的阳光照亮这个角落，当算是本书要旨，也是我案牍劳形倾心写作的初衷。

这部长篇纪实文学终于付梓了。原是想请文学界的前辈写个序的，但时间紧迫，想起来要写序文的时候，书稿已经在印厂了。这种时候劳动前辈们写序，未勉强人所难。故尔只好自己说上几句话，率尔成文，一抒胸臆，聊以为序了。

2002年岁末于北京

目 录

自 序	1
第一章 刘大爷教导我们说:	
“千万别把钱借人”	1
一 一念之慈, 退休老人成债主	2
二 酒多误事, 糊涂账气煞糊涂人	3
三 警世铭言: 千万别把钱借人	7
第二章 借贷的人文渊源——与荣辱无关	10
一 “不会过日子”与“今天花明天的钱”	10
二 民间借贷确有弊端	12
第三章 “流氓假仗义”——好借难还的困惑	14
一 放债只为虚荣	14
二 妻子要账, 老公要面儿	16
三 好汉难要没钱的账	18
四 债务人跑了	21
五 无心之举成催账	25
六 朋友反目, 落了一身不是	26
第四章 人算不如天算——谁该谁的钱?	30



千万
别把钱借人

一	没有手续的借贷	30
二	天生该宰的冤大头	32
三	放账大撒把，人死无对证	34
四	又是一个糊涂人	38
五	天有不测风云——病见好，账要黄	39
六	人死账烂——法律够不着	42
第五章	“杨白劳”享福 “黄世仁”受罪	46
一	“舆论帮倒忙”的心态效应	46
二	赖账找邪碴儿——你凭什么探我的底？	49
三	身心两伤讨债难	53
四	“打工”第一站——“捞人”	57
五	好人上当的误区：“以君子之腹度小人之腹”	60
六	“黄世仁”给“杨白劳”打工	62
七	又被“杨白劳”耍了一回	65
第六章	但愿人长久 借钱不用还	68
一	逆境造就了一个“走钢丝者”	68
二	回头一笑百媚生 万千粉纸无颜色	70
三	一枝梨花春带雨 天下男人是银行	74
四	有借无还的要旨——见好就收	78
五	“临界点”效应	82
六	告贷辩证法	87
第七章	新高利贷者	90
一	“像收庄稼一样收钱”	90
二	“护厂队”	92
三	讨债公司	95
第八章	愚昧的圈套	102
一	货主变成了债权人	102
二	有理变无理 债主成罪犯	104

三	愚昧圈套圈	107
第九章	风流孽债一生休	113
一	讨债踏进温柔乡	113
二	吉凶未料的“惊喜”	117
三	天上掉下个儿子来	120
四	自酿的苦酒自己喝	126
第十章	大嘴吃八方，还是这里香：吃回来的债	129
一	“生意精”的生意经	29
二	痛打瓦刀脸	132
三	不阴不阳一笔账	37
四	要不回来吃回来	141
第十一章	讨债心理战	144
一	老将出马	44
二	“官”不厌诈	147
三	有心处处皆学问	152
四	探虚实 排兵布阵	154
五	斗心法 利用矛盾	157
第十二章	管闲事落闲事——“瞎总”的故事	164
一	性格即命运	164
二	老师的孩子	167
三	听起来很美	170
四	说出来更美	173
五	有理没钱说不清	176
六	夏琦说：“陈芜要倒霉”	182
七	这笔钱不能出	186
八	里外不是人	189
九	如释重负：没你的事了	191
十	10万元“买凶”？	195



千
万

别把钱借人

十一 “瞎总”不下岗	199
第十三章 花样百出的借条	204
一 一万年太久：亘古未见的借条	204
二 借条的“真实推定”	208
三 聪明反被聪明误	213
四 终生难忘一借条	218
第十四章 机关算尽太聪明	221
一 往事如歌 一对患难夫妻	221
二 丈夫不忠 妻子眼睁眼闭	223
三 突然冒出来的巨额债务	225
四 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227
五 假借据得逞其奸	229
六 偷来的锣鼓不敢敲 恶人还得恶人磨	230
第十五章 老夫聊发赖账狂	234
一 山子的身世	234
二 赌徒·懒汉·败家子	239
三 山子的“伏笔”	242
四 如此照相	244
五 好借好还 再借也难	249
六 讨债遇上“抄家”	253
七 同是艰难讨债人	260
八 得来全不费工夫	268
第十六章 “老赖”的逻辑	270
一 不赊不欠不成交的生意	270
二 谁给我上保险？	273
三 债务人的阴暗心理	276
四 如此荒唐：此钱非彼钱	281
五 官司好打执行难	283

第十七章 讨债公司是与非	288
一 也算是“无烟工业”	289
二 丑陋与美丽齐飞 凶恶共温柔一色	293
三 “强者”的游戏	297
四 令人心悸的广告	300
第十八章 河清海晏会有时——代结束语	306
一 “懂事”和“不懂事”的倒错	306
二 千古罪人穆仁智	308

第一章

刘大爷教导我们说：
“千万别把钱借人”

莎士比亚的名剧《哈姆莱特》中有个御前大臣名叫波洛涅斯，他曾对自己即将远行的儿子雷欧提斯谆谆告诫：“……不要向人告贷，也不要借钱给人；因为债放了出去，往往不但丢了本钱，而且还失去了朋友；向人告贷的结果，容易养成因循懒惰的习惯。”波洛涅斯的话的确称得上是古今中外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至理名言”，把举债和放贷的弊端分析得十分透彻，至今读来仍觉得十分贴切。

莎翁笔下的人物和他的著作尽管是不朽的，但毕竟离我们十分遥远了；而“千万别把钱借人”，却是几十年前与我比邻而居的一位老人反复向我们这些未谙世事的孩子“灌输”的一个戒条。这句话当时听来不觉得有什么禅机，如今回想起来，却是越琢磨越觉得有味道。这位老人和他的故事也已经很遥远了，但那毕竟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故事，我总觉得有必要简单叙述一下，算是对本书主旨的一个阐释。



千万

别把钱借人

一 一念之慈，退休老人成债主

大约在我七八岁的时候，我们住的那条胡同里有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此人身体硬朗，精神上却有些异常，我们经常看到他一个人在胡同里徜徉，时而仰天喃喃自语，时而垂首做万分痛苦状。你若是注意他，他便停下来看着你，郑重其事地对你说：“记着，小子，钱财当面清，半点儿别含糊；有钱就藏好喽，千万别借人！”说完了就用他那一对大眼珠子盯着你，非要看到你点了头才算完事。我们常常觉得害怕，可又觉着好玩，有时候就趁着人多胆壮故意逗他：您说有錢就怎么着来着？他听了，完全不觉得你是在跟他逗着玩儿，更不会因为面前只是几个乳臭未干的黄毛小子而不屑理睬，相反，他会一本正经认认真真地把他说过千百遍的话再重复一遍。你一遍遍问，他就不厌其烦地一遍遍说。直说得嘴角泛白沫，双眼瞪出了血丝。我们听大人们聊天，说起这位老人家都是一副既同情又有点儿幸灾乐祸的口气。“同情”乃缘于人类共通的那一点点善良之心；而“幸灾乐祸”则是一种穷人心态——升斗小民对于富人的天然的仇视。

随着年龄的增长，听大人们聊得多了，才慢慢凑齐了这位老人的故事：老人家姓刘，一辈子没结婚，早年当过棚匠，卖过风箏，后来拉洋车；解放后成立运输联社，他又蹬了几年三轮车。50年代中期，他都60多岁了才从运输联社退休，一个月拿20多块钱的退休金。不过当时的物价很低，20多块钱也足够他一个人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了。刘大爷因为没有家室拖累，平时除了抽两口旱烟、喝点儿小酒之外，也没什么匡外的嗜好，所以手里攒了几个钱。

刘大爷有个拜把子兄弟，叫鲁三儿，俩人是几十年的交情了。

“大跃进”那年，鲁三儿的父亲病死在北京，他不愿火化老父亲的遗体，想运回山东老家土葬。可是鲁三儿家里人口多，平时挣一个吃一个，不但没存项，还因为给老父亲治病拉下了不少饥荒。再往老家运遗体，连雇车带发送以及一应花销，没300元下不来。鲁三儿没了辙，带着老大老二两个儿子来找刘大爷，进门就摁着俩儿子给刘大爷磕头，磕完了头说要借钱。刘大爷本不想借，知道他家人口重，甭说300块，30块钱他也不好说一时半会儿能还上。虽说是早年的把兄弟，磕过头焚过香换过帖子的，可是亲是亲财是财，刘大爷的那点存项也是一滴血一滴汗挣来的，是留着养老的棺材本儿，真让他拿出来填了这个“坑”，实在是心虚气短。无奈鲁三儿拉着俩儿子跪在地上还不起来了，刘大爷往起拽，鲁三儿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打擦悠，口口声声说是半年之内就是卖血也把这钱还上。人家连这种话都说出来了，刘大爷心再硬也不能回绝了。毕竟是磕过头的兄弟，他觉得鲁三怎么也不能坑害自个儿。心一热，当下告诉鲁三：先回家支应着，自己回头去帮他摘借摘借，借着了就给他送家去。这也是他临时想出来的一个托词，明着自己就有这笔钱，也不敢说是自己的，愣说是跟别人借的，为的是日后要账的时候遮羞脸儿，好开口。

二 酒多误事，糊涂账气煞糊涂人

300块钱借出去了，从此就成了刘大爷的一块心病。眼巴巴地过了半年，鲁三儿该还账了，左等右等没消息；他硬着头皮去催了一回，说人家债主跟他要这笔钱呢。鲁三儿没容他把话说完就开始哭穷，说大儿媳妇刚怀上了孩子，他正准备给俩儿子分家呢；还有老二闺女也要出嫁，手里再紧巴也得给预备几件嫁妆，又是作揖又是打躬地叫刘大爷再跟债主对付对付，容他缓上几个



千万

别把钱借人

月。刘大爷脸儿热，人家这么一说，他也不好再逼人家，自己反而觉着对不住朋友似的，臊眉耷眼回家了。这么一拖，又是半年多过去了。鲁三儿家住在崇文门，刘大爷为了避嫌，半年多连崇文门都不敢去了，生怕人家碰见他说他是去逼债。

万没想到的是，自己这么仁义，到头来却遭了人家的算计：有一天，鲁三儿突然拎着两瓶酒来到刘大爷的家，说是当初刘大爷借给他的那300元钱帮了他的大忙，今儿得空，是特来谢承谢承他的。见鲁三儿这么说，生性忠厚的刘大爷脑子里先就有了个思维定势，满心以为他必是来还账的。他心里一松快，上一次登门要账的事又涌上心头，觉着自己真是有点小心眼儿了。几十年的交情了，又是磕头的兄弟，人家遇上磨盘压住手的难事了，告借几百块钱自己还推三阻四的；明着自个儿手里就有钱，还愣说是从别人手里转借的。这不，人家主动上门还债来了，虽说是拖了点儿时候，那不是人家有难处吗？比比人家，自个儿可真是不够意思，有点儿犯小人了。越是这么想，心里就越是觉着气短理亏，觉着对不住鲁三儿。刘大爷本就是光棍一个，平时又好喝两口，眼见鲁三儿还拿了酒来特意谢承自己，心里就腾起一股空前的热情来，他想用高度的热情掩盖自己当初的“小心眼儿”，弥补从前的“不仗义”。于是，他让鲁三儿在屋里等着，自个儿转身出门，买了点儿粉肠小肚猪头肉、开花豆炒花生之类的下酒菜，兄弟俩摆开架势喝了起来。

刘大爷心里有愧，觉着对不住兄弟，又不好明说，怕的是越描越黑，越说越着痕迹。心里有这么个事搁着，这酒喝起来就没了节制。俩人推杯换盏，边喝边聊，从当年磕头换帖子开始，聊到抗日战争结束后各奔东西的经历；从刘大爷的一误再误结果一辈子没成上个家说到鲁三儿一家的人多口重。俩人从头晌午一直喝到了太阳偏西，眼看着一瓶酒见了底，两瓶酒底朝天。话越说

越投机，哥们弟兄的那份儿交情也越喝越浓。

刘大爷家住的是个大杂院，前院套后院，二十几户人家，干什么的都有。傍晚时分，院子里上班的上学的都回来了。看看天色将晚，鲁三儿告辞。刘大爷住的是里院，见鲁三儿要走，要留饭也没留住，于是脚底下拌着蒜往外送。鲁三儿走到院子当中才突然想起来似的回头告诉刘大爷：“大哥，这账一拖一年多，真叫我张不开嘴说了！那什么，就搁您褥子底下了，回头您……”刘大爷心里头一股子热乎乎的劲儿正蓬着，加上酒力攻心，老觉得自个儿愧对朋友，所以连连摆手叫他别往下说了。好像他要是再说下去，刘大爷这张老脸就在街坊们面前丢尽了似的。俩人来到大门口，执手相望，珍重再三，鲁三儿这才一步三回头地走了。

刘大爷本来就喝得智乱神昏、寤迷三道了，硬扛着送了客，回到屋里倒头就睡。一觉醒来，已是第二天的清晨了。他想起鲁三儿昨晚临走时交待过的话，伸手就往褥子底下摸。一摸摸了个空，心里一惊，慌忙下地，又摸了几下，还是没有。他把被子褥子都掀了起来，里里外外抖落个遍，怎么也没找到鲁三儿头天还的那300块钱。刘大爷当时脑子就懵了，急哩巴慌出了门，几乎是一路小跑着去找鲁三儿。从宽街都快走到灯市东口了，脑子才开始转弯儿。心说这不对呀，人家昨天是还你的账来了，虽然没让你当面看见钱，但是一问一答的可都合了辙对上卯了。你这么冒冒失失去找人家，见了面怎么说呢？愣说人家没还你钱？你昨儿当着面干吗去了？我明明把钱给你了，你凭什么又来找我？这都是在理的话，到时候人家有的是来言，你可连一句去语都没有。再说自己昨天正经是喝高了，万一没记准地方，再冤枉了人家可就不好收场了。这么一想，急冲冲去找鲁三儿的兴头一下子没了，越想越觉得人家占住了理，越琢磨越觉得自己糊涂，只好蔫头耷脑回了家。回了家还是不死心，接着找那300块钱。床上铺下，



千
万

别把钱借人

犄角旮旯，凡是能掖藏点东西的地方都找遍了，到底也没找着。刘大爷越想这事越觉着窝囊，实在憋屈得受不了了，忍不住坐在屋里放了悲声。街坊邻居闻声赶来，一问缘由，都觉得刘大爷这是遭了人家的算计。您想啊，既然是来还账的，又不是个小数目，按常理怎么也得当着面让人家点点数呀，哪有来了半天光喝酒不提正事、临走才乌勒懵登硬说把钱放哪儿哪儿了的？自古以来还账就没这么个还法的，这明摆着是欺负孤老头子一个人没干证，想赖账。

大伙这么分析了一会儿，都觉得刘大爷是受了欺负，一致主张他去报案。一说报案，早有腿儿勤快的主儿跑到派出所把警察叫来了。当时的300块钱可是个大数目，立案是足够标准的了。但是，这钱究竟是丢了还是鲁三儿压根儿就没给拿来？这是问题的关键。警察办案不能光听事主叙述，走访了院里的街坊，还真有人听见了鲁三儿跟刘大爷交待的那番话，这是对刘大爷十分不利的证词。当初刘大爷把钱借给鲁三儿的时候，根本也没打借条，也就是说俩人什么手续都没有，借款没借据，还钱没收条。现在还是鲁三儿在院子里当着不少人说的那几句话成了佐证。警察问刘大爷：您要是当时没见着钱，鲁三儿说那个话的时候您干吗不表示异议呢？这话问得刘大爷干张嘴说不出话来。他不能说自己当时喝多了，喝多了也不是理由啊。

虽然出现了刘大爷不利的证词，警察还是做了认真的调查。他们与鲁三儿居住地的派出所联系，请他们协助查明鲁三儿是怎么筹集到这300块钱来还账的。过了半个月，那边儿的调查结果来了，鲁家老哥仨，老大老二都在原籍务农，当初为办父亲的丧事，说好了这笔费用是哥仨均摊，由鲁三儿把钱先垫上了。时隔一年，老家那哥俩先后把100块钱汇到了北京，这是有邮局的汇款底单为证的，做不了假。鲁三儿从单位工会借了50块钱，

是以困难补助的名义申请的，工会经过讨论，没批准补助，只同意暂借，这也是有人证和物证的。还有50块钱，是鲁三儿的两个儿子凑的。300块钱，笔笔有交待，有合法来源，这都成了对鲁三儿有利的证据。当然，这些都只是间接证据，而鲁三儿叙述当时的情景，却一口咬定自己是当着刘大爷的面把钱掖在褥子底下的。当然，他自己也表示无法提供当时的确是把这300块钱交给了刘大爷的直接证据。可是话又说回来，刘大爷也没法提供鲁三儿没有还账的直接证据，甚至连间接的证据都没有。

案子调查到这个地步，警察已经尽到了责任，他们也不可能单凭刘大爷的话就把鲁三儿抓起来审问一番。再说，刘大爷自己也承认当时是喝多了，用鲁三儿接受调查时的话来说，在这种情况下，谁又能保证不是他自己酒后犯糊涂把钱给弄丢了呢？这话从道理上说是很难驳倒的，也许是鲁三儿深谋远虑，早就考虑到了这一节，才把这件事弄得滴水不漏的。这件案子，就这样不了了之了。刘大爷咽不下这口气，曾经跑到鲁三儿家里当面质问，鲁三儿全家也没给他好脸儿，七嘴八舌把他噎得说不出话来。这一对交往了几十年的拜把子兄弟从此也绝了交，刘大爷的脑子就是因为这件事变得越来越糊涂的。到后来，他就成天疯疯癫癫地念叨那几句话，很少有清醒的时候了。

三 警世铭言：千万别把钱借人

所有的人，包括当时参与办案的警察都私下里认为刘大爷是让人家给坑了。可是苦于没有任何证据，只好眼看着挺好的一个老人家变得疯疯癫癫。提起这事，大伙都恨那个鲁三儿，不过也有人站干岸甩片儿汤话：谁让他有钱呢！要搁我，任他多高明的骗子也骗不了我的钱去，因为我压根儿就没钱。但无论是同情还